

福建地方戏曲叢書



(閩劇)

寶氏女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地方戲曲叢書

竇氏女

(閩劇)

原改編：唐 邦 香

整 理：鄭閑萍 林芝芳

福建人民出版社

竇 氏 女

原改編：唐 邦 香

整 理：鄭閑萍 林芝芳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 1 11/18 字数34,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430

統一書号：T10104·116

定 价：(7) 0.16元

內 容 簡 介

洪桐書生南三复，避雨花農竇春余家中，見竇女淑嬌色美，誘女苟合。竇女懷孕裝病，被父發覺，嚴加鞭撻，經鄰婦金三孀再三勸解方止。

南美表妹貞娘艷麗，又貪奩厚，竟背盟別聘。竇女產子，托三孀往促成婚；遭南拒絕。竇女抱子登門哭求，又閉門不納。逢大雪，嬰孩凍斃，女憤而投江自盡。

人物：

寶春余

寶淑嬌

南三復

金三孀

曹 瑛

曹夫人

曹貞娘

春 梅

家 院

南家院

第一場 遇 雨

時間：仲春的早晨

地點：寶春余的花園

人物：寶淑嬌

寶春余

南三復

〔幕啓。寶淑嬌荷花鋤活潑地唱上。〕

寶淑嬌：（唱滴水）

肩荷花鋤，來到花園。

（白）我寶淑嬌，爹爹寶春余，娘親早喪，父女種花為生。爹爹清早上街賣花，此時尚未回來，我不免在

此整理花枝，鋤去亂草便了。

〔剪枝鋤草，拭汗，停鋤。〕

（唱）辛勤操作，父女相依。

〔烏雲密布，雷聲，閃電。〕

（白）哎呀！你看風起雷响，烏雲密布，大雨將臨。

這……爹爹未回，如何是好？

〔寶春余挑着空花担匆上。〕

寶春余：淑嬌！

寶淑嬌：哦，爹！你回來了？

寶春余：花剛賣完，看到快下雨，立刻趕回來，怕你在这里被雨淋病了，你果然還在此地。

寶淑嬌：嗚，女兒也是怕你在路上被雨淋了。

〔風，雷，電。〕

寶春余：雨快來了，快跟我回去吧。

寶淑嬌：是。走呀！

〔幕外，圓場。〕

寶淑嬌：（唱滴水別）

雷電交加，

寶春余：（唱）急步回家。（同下）

〔南三復匆匆上。〕

南三復：（唱）烏雲蓋頂，大雨將臨。

（白）郊外散悶，不意天氣突變，如今先尋躲雨所在，等到雨過天晴，再行回家。

〔雷，电。〕

（唱）远望茅屋，匆匆向前。（下）

——幕 下——

第二場 款 待

時間：緊接前場

地點：竇春余家里

人物：竇春余 竇淑嬌 南三复

〔竇春余同淑嬌匆匆上，剛進門，傾盆大雨。〕

竇春余：好大的雨呀！不是跑得快，全身都淋得象落湯雞。

竇淑嬌：还好到家了，不然淋透了還沒衣服換。

竇春余：这有什么，真的淋湿了，用火烘干再換。不过，这么大的雷雨，花圃里的花怎么办？唉！

竇淑嬌：爹爹，你別焦急，想你清早出街，尙未用飯，待女儿進內备飯。

竇春余：（煩惱地）嗯……好！（竇淑嬌下。竇春余望天自語）有的花剛剛萌芽，怎么經得風吹雨打！哎，別管他，先尋个木桶接雨水泡茶。

〔竇春余拿桶接雨水時，南三复倉皇冒雨上。〕

南三复：（唱七寸金）

雨淋身……濕透衣衫冷如冰。

〔抖衣，雨水濺寶，寶覺回視。〕

寶春余：哎唷！

〔擦臉上水點，楞視南三復。〕

南三復：（陪笑）行至中途，不意滂沱大雨，暫借檐下躲避片時，打擾老丈！

寶春余：躲雨，這說什麼打擾。不嫌茅舍，就請少爺里面坐吧？

南三復：（望天）如此更覺不安。

寶春余：別這樣說，老漢心直口快，別客气，請進。

南三復：如此有進了。

寶春余：少爺請坐。

南三復：老丈同坐。（張望四處）老丈還是賣花的？

寶春余：是呀，干粗活的。請問少爺仙鄉何處，貴姓大名？

南三復：小生南三復，本處人氏，先嚴在日，官拜翰林祭酒。

寶春余：原來是南少爺，小老不知，多有失敬。

南三復：豈敢。（望天愁眉自語）雷雨不停，欲行不得，真是令人焦急。

寶春余：甬急，雷雨一下兩三陣，總會停止的……（望南身上）少爺，你身上衣服都濕透了，不然脫下來，老漢替你烘干以後再穿如何？

南三復：雨勢稍止，小生就要回去，不必再勞老丈。

寶春余：哎！烘衣服有什麼要緊，烘干了穿身上不好嗎？

南三復：不用，不用。

賈春余：（猛然想起）哎！真是失禮，少爺來這麼久了，還沒看茶。（向內）淑嬌，端杯茶來呀。

賈淑嬌：（內應）來了。

南三復：老丈何必如此客气？

賈春余：只是一杯茶，說什麼客气。

〔淑嬌捧茶上，與南打照面，南一怔，嬌羞低頭。〕

賈淑嬌：爹，茶來了。

賈春余：哦，少爺請茶。

南三復：多謝老丈。

〔南邪眼看淑嬌，春余不悅。〕

賈春余：進去吧！

〔嬌接杯下。南側視背影。〕

賈春余：哎喲，你看，雨過天晴，太陽又出來了！

南三復：（心不在焉）呃！請問老丈貴姓大名？府上尚有何人？

賈春余：老漢賈春余，父女二人，在此種花為生。

南三復：如此說來，方才這位就是令媛？

賈春余：是，是小女淑嬌。

南三復：（心里一想，試探地）老丈若能招一名門佳婿，養老送終，那就不用愁苦了。

賈春余：唉！老漢貧寒家道，也不想高攀什麼名門。并且小女年才十六，再等幾年也還不遲。

南三復：十六已是及笄之年，女大當嫁，老丈也不能耽擱令媛終身呀？

竇春余：这……（不耐煩）少爺，雨已停了，再坐一会儿吧？

南三复：噢！原來天已放晴？

竇春余：早就晴了。

南三复：如此小生告退。

竇春余：少爺慢走。

南三复：（走兩步又回）老丈！

竇春余：还有什么事？

南三复：（囁嚅）今日躲雨，蒙老丈盛情厚待，小生銘感不尽。

竇春余：哎，招呼不周到，少爺海涵！

南三复：小生……告退了。

〔恋恋而下。〕

竇春余：（望南下，一想好笑）哼！真是書獃，躲雨也要管到別人的家事。

〔关门，嬌上。〕

竇淑嬌：爹爹！你笑什么？

竇春余：我笑那个書生。

竇淑嬌：他是何人？

竇春余：他父在日，官拜翰林祭酒，他名喚南三复。

竇淑嬌：噢……

竇春余：淑嬌。

竇淑嬌：爹。

竇春余：飯好了嗎？

竇淑嬌：早就好了。

竇春余：飯後我要到花園看看，花給雨淋得怎樣了。還要收拾這兩盆牡丹，明早送往梁府。

竇淑嬌：女兒都曉得，不用吩咐。

竇春余：你还嫌你爹囉嗦嗎？

竇淑嬌：唔……唔。

〔笑下。〕

竇春余：（望嬌，自慰地）家貧不足苦，有女可娛親。

〔下。〕

——幕 下——

第三場 苟 合

時間：距前場之翌日

地點：南三復的書房

人物：南三復 南 仆 竇淑嬌

〔南三復輕佻而又有心思地上。〕

南三復：（唱寬板）

冶游遇雨窺艷麗， 她生得春山如黛含顰淺笑。

怎料窮戶有女如花， 自古道有花須當折，

只慮是无計可施難問津。

（白）虽是用言相探，偏偏那竇老儿一口辭絕。如今怎能再到他家呢？……若能見到竇女，怎怕无机可乘，

只是……只是……（猛然想起）哎呀，前日蒙他款待，今日何不备礼登門，假言酬謝。他总不能不識人情，拒絕于我。唔，有理。家院那里？

〔南仆上。〕

南 仆：少爺什么事？

南三复：你可备下四色礼物，随我前去。

南 仆：去那里呀？

南三复：不必多問，快快备來。

南 仆：这么急，等一下都來不及？

南三复：多話！立刻要用，不許遲延。

〔下。〕

南 仆：是，是。

〔下。〕

〔幕啓：寶淑嬌家里。〕

寶淑嬌：（引）爹爹清早送花去，且把女紅來伴身。

（白）爹爹前往梁府送花，留我一人在家。悶坐无聊，不免穿針引綫挑綉鞋花便了。

〔南仆端着礼物引南三复上。〕

南三复：來此已是。家院你可回去，礼物待我自己帶進。（南仆下，南稍遲疑向前敲門）。開門！

寶淑嬌：外面門聲，莫非爹爹回來。爹……

〔開門見南一怔。〕

寶淑嬌：少爺請坐。

南三复：小生有坐。

竇淑嬌：請問少爺到此貴干？

南三复：昨日躲雨，蒙令尊厚待，今日特來道謝。

竇淑嬌：哦，只是爹爹不在家中，如今怎好？

南三复：令尊前往何处？

竇淑嬌：前往梁廷基老爺府中。

南三复：这……（旁白）此去梁府，往返最少半日。（深思，含有輕薄意圖）小生薄备礼物，以报昨日厚待之情，望你收起。

〔湊近嬌，嬌退。〕

竇淑嬌：少爺盛意，待爹爹回來，自当轉告。礼物断不敢收。

南三复：这不过聊表寸心，既已帶來，那有不收之理，望你收起。

〔又湊近嬌，嬌又避。〕

竇淑嬌：这……少爺既是执意，就請放在桌上吧。

南三复：还是親手收起。

〔南迫，嬌退。〕

竇淑嬌：：唉！

〔慌乱地避進內室，拒南門外，南不悅，譚笑。〕

南三复：如此閉門拒客，真是失禮哪！

竇淑嬌：爹爹未回，諸多不便，望少爺原諒。

南三复：大姐你可開門，小生有言相告。

竇淑嬌：少爺有何言語，但說无妨。

南三复：哦，（稍沉吟）大姐呀！

（唱急板迭）

昨日匆匆一見，	小生羨慕在心。
今日登門道謝，	一半是為求親。
想我是宦門公子，	總不至辱沒你身。
如蒙大姐答應，	感激不勝。

寶淑嬌：少爺是宦門之后，我乃貧家之女，不敢高攀。

南三复：哎，結姻何論貧富，如蒙不棄，就此一言為定，他日定不相負。

寶淑嬌：少爺如要提親，明日遣媒說合，以免被人議論。

南三复：大姐，小生一本至誠，到此求親，何必拒人太甚呢？

寶淑嬌：少爺盛情，我非不知，且待爹爹回來再議，請少爺先行回步。

南三复：哦……（心生一計，躡足關閉大門，做作地）喲！老丈回來了？老丈！小生等你多時了……

〔閃旁，嬌開門出。〕

寶淑嬌：爹爹！

〔不見寶，知受騙，急欲入，南攔。〕

南三复：小生之心，惟天可表，望大姐允從姻事？

寶淑嬌：我雖允許，也當遣媒與爹說合，今日如此相迫，不知少爺心存何意？

南三复：大姐若肯允從，小生明日往托姑丈前來說合，斷無不成之理。

竇淑嬌：既是如此，少爺請回，免得爹爹回來不便。

南三復：你父前去梁府，不至就回。大姐既允親事，（輕薄地）何不……

竇淑嬌：這……

〔欲進房，南攔門。〕

南三復：既已私訂，迟早总是夫婦。何必……（嬌不動，色慍）你看大門已關，只剩一對孤男寡女，当真不允，也難辯明黑白。你还是……

竇淑嬌：呵！（心中慌亂）

南三復：小生指天誓日，決不相負，難道还不相信？大姐……

〔逼嬌，嬌逃下，南笑追下。〕

——幕下——

第四場 禍 胎

時間：距前場九個多月

地點：金三孀的破屋里

人物：金三孀 竇春余 竇淑嬌 南三復

金三孀：（念行板）

我名三孀，

論年齡是不少不老。

早年守寡男女未生，

孤苦伶仃只有伴身“鞋襪”*。

女紅針指暫渡時光，

還好是，街邊鄰舍跟我都很好。

只因我爱管……別人事，
如沒把閑事管好，整夜爬起又倒。
那一家出了事脫不了我三嬸，
有人說我是“母雞爬糞草”。

〔寶春余愁急地上。〕

寶春余：（念）

又忙賣花又忙抓藥， 女兒得病叫我煩惱！
煎藥家里又缺人， 只好麻煩三嬸。

（白）三嬸！

金三嬸：咦，原來是寶伯伯，進來坐吧！

寶春余：唉！那里有空閑坐，淑嬌得病，家里人手缺乏，錢頭
又緊，伺候病，賣花，一個人兩頭忙，沒法子又來麻
煩你了。

金三嬸：親幫親，鄰幫鄰，有事只管喚我，別說什麼麻煩啦！

寶春余：老漢出街賣花，勞你到我家中替淑嬌藥煎一下。

金三嬸：淑嬌的病好一些嗎？

寶春余：那儿會好呢？虛腫腹漲，肚子越漲越大了。

金三嬸：還是吃草藥？

寶春余：是的。

金三嬸：一個那麼活潑的女孩子，自從生病起變成那樣沉悶。

寶春余：唉！這叫做風雲不測……我走了。

金三嬸：病總會好的，你別這麼焦急，等我去一趟吧。

〔兩人分下。〕

〔幕啓：竇淑嬌愁煩地隨樂上，看看肚子，自覺羞慚。〕

竇淑嬌：（唱琵琶怨）

自與南郎山盟海誓， 不意身中結禍胎。

日夕裝病瞞老父， 時刻盼望南郎來。

（白）南郎一別數月，音信杳然。他說就可遣媒提親，為何至今不見媒人登門？他……莫非負心于我？……
唉！

（唱） 這叫我，實難猜！

（沉思中，南上。）

南三復：（引）久已忘却竇家女， 今日順便又登門。

（白）噢！

竇淑嬌：少爺來了？（又喜又含嘆）

南三復：呃，小生今日特來探望与你。

竇淑嬌：難得少爺真情，前來探望。不知你我之事如何？

南三復：（作裝不知）哦，究竟何事？小生不知呀！

竇淑嬌：（心里一震）呵……你當真忘記了？

南三復：（故意地）何事忘記？究竟何事呢？

竇淑嬌：（唱賞花）

你曾說回家后遣媒提親，

為何一去數月杳無信音？

南三復：噢！（唱）都只為勤詩書此事忘記，

萬望原諒切莫生嘆！

竇淑嬌：（唱）事說明白就已了然。